理學宗傳

理學宗傳卷之九

容城孫奇逢輯

後學陳鋐
孝孫　淯　仝編

王子

文成守仁字伯安號陽明紹興餘姚人成化壬辰九月三十日生父海日公華舉進士第一寓京師祖竹軒公攜先生北上時十一歲矣過金山寺對客賦詩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異復命賦蔽月山房

隨口應曰山近月遠月覺小便道此山大如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明年就塾師問何爲第一等事塾師言讀書登第耳先生中不然曰此未爲第一事其爲聖賢乎戊申十七歲親迎諸氏於洪都合巹日偶出閒行過鐵柱宮遇道士趺坐與語夜遂亡歸冬歸越過廣信謁婁一齋諒諒故游吳聘君康齋門者爲語聖人必可學而至深契焉壬子二十一歲舉於鄉入京徧讀晦庵書習爲格物之學署中多竹即取竹物格之沉思不得至成疾遂自委聖賢有

分且隨世就辭章之學明年春南宮下第同舍有以耻者先生曰予以不第爲耻吾以不第動心爲耻戊午年二十七歲自念辭章藝能卫不足以通至道求師友於天下不一遇心持惶惑復遵晦翁循序致精之法行之然物理吾心終判爲二沉鬱既久舊疾復作遂有遺世入山之意已未二十八歲舉進士上疏陳邊務八事辛酉以刑部主事審錄江北游九華山宿化成寺是時道者蔡蓬頭善談仙先生以禮請問蔡曰尚未須之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尚未問再至

三蔡曰汝後堂後亭之禮雖隆終不忘官相一笑而別問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歷險訪之異人方熟睡先生坐傍撫其足頃之醒視曰路險何得至此因論最上乘曰周茂叔程伯淳是儒家兩個好秀才壬戌請告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遂先知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思遺棄世累獨不能置念於祖母與父久之忽悟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明年移疾西湖往來南屏虎跑諸刹甲子在京師聘主山東鄉試識拔多名

士九月改兵部主事乙丑在京師乃專志講學與湛甘泉定交嘗謂務至此學幾什而與晚得友甘泉而後吾志益堅毅然不可遏時年三十四正德改元丙寅逆瑾竊柄逮繫言官先生抗疏救之瑾矯詔收杖謫貴州龍場驛丞既行瑾使人尾偵之將甘心焉丁卯先生至錢塘托跡投江附估船遊遇颶風飄至閩境夜奔山徑叩寺求宿不納遂野廟倚香案臥蓋虎穴也夜半虎遶廊號吼不入及旦僧見先生無恙異之邀至寺則前鐵柱宮所遇道士在焉因與商遠遁

討道士曰汝有親在不可因爲筮得明夷遂決策返由武夷出廣信而歸省海日公於留都是年徐愛及蔡宗兗朱節受學秋三子舉於鄉冬赴龍場龍場故在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瘴癘蠱毒之交錯龍人鴃舌言語不通無居舍就石穴而處始教之範土架木爲茇從行三僕以歷險冒瘴皆病先生躬折薪汲水作糜以飼百方慰解之而自爲石槨以待盡先生於時困衡動忍不惟得失榮辱胥已解脫即生死一念亦皆拚置端居澄默爲夜寐求忽一夕大悟寐中若

有神啓不覺呼躍從者皆驚至此始信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彼倆見趣無一可倚向之求理於事物者一切皆誤證之六經四子無不脗合因著五經億說時年三十六矣居龍久之龍人亦漸親狎共伐木爲搆龍岡書院何陋軒玩易窩居之貴州提學副使席書聘主貴陽書院問朱陸同異先生不語朱陸而告之以其所悟書懷疑而去明日復來示以知行合一之旨豁然有省曰朱陸異同無事辨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庚午量移廬陵令過常德見門人冀元亨蔣信俱

能卓立先生避喧因與諸生靜坐使自悟性體且曰此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平日為事物紛拏未知為己欲以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抵廬陵不事威刑專務開導人心僅七月治幾無訟冬入覲與黃宗賢綰論學綰自言有志未實用功先生曰人惟患無志不患無功後綰聞良知言始納贄稱門人卒為先生托孤以女妻其孫于是年陞南北部主事辛未改吏部驗封司同寮方叔賢獻夫時為郎中位在先生上聞論學有契遂執贄師事焉尋陞文選員外壬申陞考功

郎中冬陞南太僕少卿便道歸越癸酉至滁州日與門人遨遊瑯琊瀼泉間環龍潭而坐者常數百人歌聲振山谷從游之衆自滁始甲戌陞南鴻臚卿五月至南京薛尚謙侃陸原靜澄郭善甫慶來受業與徐愛輩同聚師門日夕漬礪不懈初先生懲末俗卑汚引接多就高明一路乃近漸有空虛爲放言高論者深悔之自是論學只教爲省克實功丙子四十五歲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十月便道歸越士王思輿語季本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本曰何以知之

曰吾觀之不動矣丁丑至贛贛當四省之交諸巢賊不時四出攻掠爲患而時從滲潛害不挑險與賊通爲之耳目繇以此積至數十萬衆先生蒞任纔旬日即議進剿凡三月而漳寇雖平樂昌龍川諸賊巢尚多嘯聚先生爲文諭之酋長盧珂等帥衆來降惟池仲容負固不聽十月平湖頭横水桶岡諸寇酋長謝志珊就擒問曰汝何術得聚衆若此志珊曰亦不容易平生見世上魁傑好漢多方招致斷不輕易放過先生退謂門人曰吾儕一生求友皆如此矣冬奏以

們平諸地建崇義縣戊寅征三浰以書示薛侃曰即日抵龍川明日入巢四路並進賊有必破之勢矣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爲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大丈夫不世之偉績也三月浰頭酋長池仲容見諸巢悉破始懼率其黨九十三人皆狡酋來見先生館待之察其僞明年正月以計誅殲於祥符宮先生自惜終不能化爲之賦詩惻然若久之是夜將半先生親率軍直搗下浰及西路皆平四月班師諭發所屬立社學

五月奏立和平縣六月陞副都御史巡贛南適年凡三捷皆役不再籍兵無挑取其初至兵乏矣第選民兵立兵符明賞罰以練之而不征調狼達土兵食匱矣第疏通鹽法處商稅以足之而未始加賦編民開縣置司立學移驛一時經略皆千百年至計在事燕居則撫強習勞出兵則驟馬先驅經營出入不暇寧居而意思安閒常如無事門人數十相隨擁麈談道求嘗以造次懈也七月刻古本大學及朱子晚年定論八月門人刻傳習錄九月修濂溪書院四方來學

者日衆十月舉鄉約已卯鄒謙之守益來學六月奉
勅勘處福建叛軍至豐城聞宸濠變急走小舸返吉
安飛章上變與知府伍文定等定謀徵兵各郡並傳
隣省仗義勤王時鄒謙之趨見曰聞宸濠勢舊賊集
芳兵來攻吉安奚先生曰芳必不叛曰彼從濠望封
拜可尋常計乎先生默然良久曰天下盡反我輩固
當如此做一時胸中利害如洗時宸濠已攻南康九
江進圍安慶我師既集僉請悉救安慶先生以為非
策不如先舉南昌法所謂攻其必救是也乃誓師樟

樹授文定等方略俱如期至信地先生親皷之三軍競奮發城城遂拔宸濠聞南昌破悉衆歸援僉謂賊衆盛宜堅壁待援先生曰賊進不得逞還無所歸氣已消沮出奇擊惰便遂接戰於黃家渡賊兵皷譟驕甚我兵稍却文定立銃砲間火燎其鬚殊死戰大敗之明日復戰擒濠江西平方先生入南昌時日坐後堂對士友論學洞開中門令見前後報至登堂遣之兩有言文定焚鬚及兵前却狀者衆咸失色先生徐曰如側廡遣牌斬其前却者還坐復理前語論學後

問濠擒衆咸色喜先生愀然曰濠雖擒第恐傷死者衆耳亦復論學如常先生旣擒濠露布奏捷不宜時奸倖導上親征駕發京師遣先鋒諭令縱濠鄱湖俟駕至臨戰執之謀叵測矣先生亟從越道獻俘行在抵錢塘以俘付近侍張永永固瑞中稱良者遂自稱病卧西湖淨慈寺中候進止久之勑兼巡撫江西冬返南昌庚辰駕在南都時奸倿百計讒搆謂先生有無將心且云試召必逆命先生知其謀聞召即乘小舫亟趨行在至上新河諸奸沮之不得見退次蕪湖

入九華山待命踰月上使校覘之諗先生宴坐草庵中上始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前言者誣矣乃命還江西過開元寺刻石記事其年夏復如贛大閱士卒教習戰法奸臣江彬遣人來覘動靜門人危疑甚俱請釋兵間省先生處之泰然第曰二三子何不講學蓋是時逆濠未死諸奸素通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已萌逆志竟以先生在贛不敢動耳世但知擒濠之功而不知其沉機曲筭內戢兇幸外防賊黨撫定瘡痍激厲將士蒸蒸乎如履春氷矣濠誅四疏乞

省葬不允聞父病亟幾欲逃去周仲曰夫子思歸一
念似亦著相先生曰此相安能不著秋返南昌泰州
王艮來謁稱弟子是時陳九川夏良勝萬潮歐陽德
魏良弼李遂舒芬及裘衍日侍講席而巡按御史唐
龍督學僉事邵銳皆守舊學相疑龍復以徹講擇交
爲勸先生答曰學者以是心至吾不忍爲一身疑謗
拒不與言求眞才者譬之淘沙而得金未能舍沙以
求金爲也時當唐御之疑人多畏避同門有方巾中
衣而來者俱指爲異獨王臣魏良政良器鍾文奎吳

子金等挺然不變相依而起者日衆辛巳五十歲在南昌始揭良知之教聞車駕還宮憂念始舒牒行金谿縣錄陸象山子孫以象山得孔孟正傳其學久抑未彰文廟尚缺配享子孫未沾褒典乃訪各處聖賢子孫事例一體優崇之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霍韜過論大學輒持舊見先生曰若傳習書史考正古今以廣吾見聞則可若欲以是求入聖門路譬之採摘枝葉以綴本根而欲通其血脈葢亦難矣六月赴內召尋止之陞南京兵部尚書乞便道省葬八月至越

九月歸餘姚省祠塋錢德洪來受學德洪久思及門鄉中故老猶執先生往跡爲疑洪獨潛伺動止深信之乃排衆議率其同里孫應奎等七十餘人逼贄見焉將輔臣惡本兵王瓊而先生捷疏歸功本兵益謂平賊擒濠以改提督得便宜行事瓊本謀也輔臣素忌先生以此滋不悅捷奏久不賞肅皇帝踐祚是年十二月詔錄擒濠功封新建伯命至適海日翁誕晨捧觴爲壽皆嘆會遇之隆明年壬午海日翁卒宅憂使門人子弟紀喪因材分任僊君僉克厚得監厨

後克厚逝舉進士語人曰吾學得司厲大詆且私之以取科第耳將先生說也謗議日熾言官希宰輔意倡言論劾癸未南宮策問心學陰爲詆闢徐珊不對而出聞者曰尹彥明後一人也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先生謂弟子曰吾道非耶何爲如此在侍者或謂先生功盛位崇忌嫉者譖或謂先生學駁朱儒拘泥者謗或謂從遊者衆莫保其往不無以身謗曰三言者誠有之特吾自知處諸君論猶未及知此吾前尚有鄉愿意在今只信良知

更無掩藏迴護纔做得狂者耳甲申在越郡守南大
吉先生爲會試分考時所錄士也與論學有悟闢稽
山書院聚八邑彥士及四方之來集者環坐常數百
餘人海寧董澐以能詩聞於江湖年六十八聞先生
學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登門長揖上坐先生異
其氣貌禮敬之與之語連日夜澐有悟因納拜稱弟
子八月之望月白如洗先生集與諸弟子於碧霞池之
天泉橋上在侍者百十人酒半行命歌詩諸弟子比
音而作翕然如協金石少間能琴者理絲善簫者吹

竹或投壺聚筭或鼓棹徜徉遠近相答先生顧而樂之遂即席賦詩有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明日諸生入謝先生曰昔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蓋世之學者沒溺於富貴聲利之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脫及聞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乃豁然脫落但得此意不加實踐以入於精微則漸有輕滅世故潤略倫物之病比世之𤨏𤨏者不同其爲未得於道一也故孔子在陳思歸以裁之使入於道耳諸君講學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見此

正好精詳力造以求至於道無以一見自足而終止於狂也十月南大吉續刻傳習錄門人立陽明書院於越城丙戌歐陽德爲六安州守謂初政倥偬後稍次第始得與諸生講學先生曰吾所講學正在政務倥偬中豈必聚徒而後講學耶是年錢德洪王畿并舉南宮俱不廷對歸示黃綰書曰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工夫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平日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頹靡者四月鄒守益刻文錄於廣德州方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

征廣西思田先是岑猛叛兩廣猛死田州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復叛提督姚鏌發四省兵討之二年不能嶺南大困乃特起先生撫勦之秋發越中錢德洪王畿舟中論爲學宗旨畿曰先生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話心體旣是無善無惡則意知物亦如是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德洪曰心體原來無善無惡爲善去惡正是復那本體工夫因同進請問先生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二子之見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須用德洪工

夫德洪須透汝中本體二子相取爲益吾學更無餘
念矣德洪再請問先生喜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
體原來無有本體只是太虛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
雨雷露陰霾饐氣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爲太虛
之障人心本體亦復如是德洪工夫須要如此便是
合得本體工夫是日各有省十月至南昌父老軍民
皆頂香林立塡途塞巷至不能行明日謁廟講大學
於明倫堂諸生屏擁多不得聞唐堯臣獻茶得上堂
旁聽初堯臣不信學比見擁謁驚曰三代後安得有

此氣象耶及聞講誦沛然無疑至吉安大會螺川驛別
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
真切十一月至肇慶途次詢岑猛反叛之因由往年
當事者處之未當至梧　示恩信蘇受等　自縛來
歸降者七萬一千人皆　示奏遣歸農踰年春遂班
師改田州爲田寧府立土官散土目設流鎮制爲交
趾蔽先生又以斷藤峽及八寨諸賊盤據反側久爲
嶺表乃因討思田歸兵密與領兵官約束乘其不備
襲之而檄撫綏等兵相犄角竝功以報左右夾擊誅

析劇賊以萬計悉定其地羅韶廣人也奏言於上謂思田之亂往時連四省糜費百萬止得五十日小寧而守仁此衆不殺一卒不費斗粟遂使頑叛稽顙來服雖舜格有苗不過是至于八寨斷藤之舉猶有八善乘湖兵歸路之便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思田效命之功勞而不怨二也所誅者渠惡非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無擾運費四也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徹懸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德化六也八寨不平則兩東合數千里其窟穴雖調兵數十萬未易平

復令入寨平定則諸賊漸平兩廣樂業七也入寨乃自六十年不能誅之劇寇今平其巢穴即徙建城邑永不變化爲良民八也十月以疾劇上疏請告十一月二十五日踰梅嶺疾甚至南安登舟沿途候命門人周積爲南安推官來問先生曰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二十八日晚泊清龍舖明日召積入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時年五十七歲夙怨先生者從中消於上朝中有異議爵䘏贈謚諸典不行

且下詔禁偽學逵慶改元始贈新建伯謚文成明年
子正億嗣封為伯萬曆十二年從祀孔廟

不可在事物上求亦不離却事物看

傳習錄

愛問知止而後有定朱子以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却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物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

論去人欲存天理便是用功處

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嘆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個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個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個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便是

愛曰如事父一事其間溫凊定省之類有許多節

日不知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
個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
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
欲間雜講求夏凊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
一毫人欲間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
純是天理是個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
母的寒便自要去求個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
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個凊的道理這都是那誠
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卻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

後有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箇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受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弒其君伐其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弒君即弒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弒君之詳征伐當自天

六經總要正人心正人心只是存天理

存天理去欲何如

于山書伐國卽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

問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卽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於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個明則隨

遇此時方有此事

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後世所講却是如此是以與聖人之學大背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天下皆聖人所能爲堯舜何不盡爲之而待於周公孔子删六經以詔萬世亦聖人所能爲周公何不先爲之而有待於孔子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此事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却須先有個明的工夫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變之不能盡

事上磨方 [illegible]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問上達功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

上達只在下學裏

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上達的工夫

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工夫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也精字從米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純然潔白便是惟一意然非加舂簸篩揀惟精之工則不能純然潔白也舂簸篩揀是惟精之功然亦不過要此米到純然潔白而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皆所以

爲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即約禮之功格物致知者即誠意之功道問學即尊德性之功明善即誠身之功無二說也

問寧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

功深力到始有自得之時要在勿忘勿助

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爲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爲主未必能循理

後儒不明格物之説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榦及其有榦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他日澄曰惻

性字分明萬理燦然

隱羞惡辭讓是非性之表德也曰仁義禮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謂之性主於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萬理燦然

一日論爲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爲學不可執一偏初

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個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常如貓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纔有一念萌動即便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

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誠只思一個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問知至然後可以言誠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己功夫先生曰人若真實切己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功夫終日只是說話而已天理終不自見私欲亦終不自見如人走路一

自[illegible]根便覺

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岐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漸能到得欲到之處今人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盡知只管閑講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在

澄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閑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做刧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

曰人不得已謂人之所以各自是處執之入成乘訟矣

利名等心之一切皆如不出而刼盗之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君有甚閑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問伊川謂不當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個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做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

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即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澄問中字之義尚未明白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為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全體瑩徹略無纖塵染着曰偏倚是有所染着如着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

附今所着 原本嘗無

利皆未相着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相着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之病瘧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不曾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

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侃問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先生曰人須是知學講求亦只是涵養不講求只是涵養之志不切曰何謂知學曰且道謂何而學學

總是志未切

有個主宰

個甚曰嘗聞先生教學是學存天理心之本體即是天理體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意曰如此則只須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曰正恐這些私意認不真曰總是志未切志切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真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講求亦只是體當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外別有個見

柴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先生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有個主宰故不

體用一源

先不後不纔不急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嘗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為體心之動為用如何先生曰心不可以動靜為體用動靜時也即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却不妨

梁日孚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以為一事何如先

居敬卽是窮理

生曰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就窮理說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却不是居敬了別有個心窮理窮理時別有個心居敬名雖不同功夫只是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卽是無事時義義卽是有事時敬兩何合說一件

一個工夫

正之問戒懼是已所不知工夫慎獨是已獨知工夫此說如何先生曰只是一個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之地用

誠身功夫全體只在此處

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詐偽便是見君子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伯義利誠偽善惡界頭於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脈全體只在此處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此個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爲已所不知即工夫便支離亦有間斷既戒懼即是知已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曰不論善

體當快樂只在自家一點良知上尋討

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耶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瞶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無念即是已不知此除是昏瞶除是稿木死灰

庚辰往虔州再見先生問近來功夫雖稍知頭腦然難尋個穩當快樂處先生曰爾却去心上尋個天理此正所謂理障此間有個訣竅曰請問如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

見九川真實用功處

的準則稍意念着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裏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眞訣致知的實功若不靠這些眞機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細看來無些小欠闕

問近年用功何如九川曰近年體驗得明明德功夫只是誠意自明明德於天下步步推入根源到誠意上再去不得如何以前又有格致工夫後又體

格物是誠意功夫所以不必補傳

驗覺得意之誠僞必先知覺乃可以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爲証豁然若無疑却又多了格物功夫又思來吾心之靈何有不知意之善惡只是物欲蔽了須格去物欲始能如顏子未嘗不知耳又自疑功夫顛倒與誠意不成片段後問希顏希顏曰先生謂格物致知是誠意功夫極好九川曰如何是誠意功夫希顏令再思體看九川終不悟請問先生曰惜哉此可一言而悟惟濬所舉顏子事便是了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

原作兩作
不得

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與身心意知是一件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視聽言動心欲視聽言動無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無心則無身無身則無心但指其充塞處言之謂之身指其主宰處言之謂之心指心之發動處謂之意指意之靈明處謂之知指意之涉着處謂之物只是一件意未有懸空的必着事物故欲誠意則隨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歸於天理則良知之在此事者無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誠意的工夫

九川問近年因厭泛濫之學每要靜坐求屏息念慮非惟不能念愈覺擾擾如何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曰當自有無念時否先生曰實無無念時曰如此却如何言靜曰靜未嘗不動動未嘗不靜戒慎恐懼即是念何分動靜曰周子何以言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無欲故靜是靜亦定動亦定的定字主其本體也戒懼之念是活潑潑地此是天機不息處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息便是死非本體之念即是私念

以槁木死灰爲定者與此正是對耳

心無內外故須在事上磨鍊

又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個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內外打不作一片先生曰此格物之說未透心何嘗有內外即惟濬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聽講說時專敬即是那靜坐時心功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工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那靜時功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

先生曰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勸處多

一方提後又戒九川云與朋友論學須委曲謙下寬以君之

五經皆我註脚

九川問此工夫却於心上體驗明白只解書不通先生曰只要解心心明白書自然融會若心上不通只要書上文義通却自生意見

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為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為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

大個不可並見格物

聖人之不息便是學衆人之雖[illegible]便是生

可因其應對無狀起個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個喜心不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冗煩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爲學却是着空

先生曰聖人亦是學知衆人亦是生知問曰何如曰這良知人人皆有聖人只是保全無些障蔽兢兢

事功氣節一是道中作 [illegible]

聖人元無不得之時

業業齊齊翼翼自然不息便也是學只是生的分數多所以謂之生知安行衆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具此知只是障蔽多然本體之知自難泯息雖問學克治也只憑他只是學的分數多所以謂之學知利行

先生曰聖賢非無功業氣節但其循着這天理則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

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真無有已時樂以忘憂是聖人之道如此真無有戚時恐不必云得不得

[illegible]人
[illegible]只
[illegible]隨分
[illegible]所及[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不

也

先生曰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只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工夫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如樹有些萌芽只把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長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隨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盡要傾上便浸壞他了

[illegible][illegible]若子
[illegible][illegible]以知

問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

行作兩件

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聖人之學一誠而已有夾雜便不得誠

先生嘗謂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便是聖人直初時聞之覺甚易後體驗得來此個功夫着實是難如一念雖知好善惡惡然不知不覺又夾雜去了才有夾雜便不是好善如好好色惡

不有相是着相着相是不着相凡寓皆然三綱五大者四

惡如惡惡臭的善能實實的好是無念不善矣惡能實實的惡是無念及惡矣如何不是聖人故聖人之學只是一誠而已

先生嘗言佛氏不着相其實着了相吾儒着相其實不着相請問曰佛氏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却逃了夫婦都是爲個君臣父子夫婦着了相便須逃避如吾儒有個父子還他以仁有個君臣還他以義有個夫婦還他以別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婦的相

依吾良知便自停當然須見得[illegible]

問生之謂性告子亦說得是孟子如何非之先生曰固是性但告子認得一邊去了不曉得頭腦若曉得頭腦如此說亦是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這也是指氣說又曰凡人信口說任意行皆說此是依我心性出來此是所謂生之謂性然却要有過差若曉得頭腦依吾良知上說出來行將去便自是停當然良知亦只是這口說這身行豈能外得氣別有個去行去說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氣亦性也性亦氣也但須認得頭腦是

助長之害入人深微故須切言無悶不在非笑毀謗且借非笑毀謗爲進德之資方不被他累[illegible]

當

又曰諸君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功夫了今却不濟便要矯強做出一個沒破綻的模樣這便是助長連前些子功夫都壞了此非小過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起來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曾跌倒的樣子出來諸君只要常常懷個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毀謗不

如責人處一件未已私不惟不衆便不敢

管人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只是這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處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動又曰人若實落用功隨人毀謗隨人欺慢處處得益處處是進德之資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終被累倒

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警之曰學須反己若徒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若舜只要正他的奸惡就

見衆人不服之意

見得衆的不是矣衆是做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是友感悔曰你今後只不要去論人之是非凡當責辯人時就把做一件大己私克去方可

先生曰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粗疎或露才揚己皆是病發當因其病而藥之可也不可便懷鄙薄之心非君子與人爲善之心矣

此說精疑業乃卜筮業自非淺故卜筮足重

問易朱子主卜筮程傳主理何如先生曰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於卜筮者乎只爲後世將卜筮專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

似小藝不知今日之師友問答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類皆是卜筮卜筮者不過求決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問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問天謂人尚有所涉惟天不容僞耳

問思無邪一言如何便蓋得三百篇之義先生曰豈特三百篇六經只此一言便可該貫以至窮古今天下聖賢的話思無邪一言也可該貫此外更有何說此是一了百當的功夫

溺邪則詖夬疑之外復何說派一了百當

問道心人心先生曰率性之謂道便是道心但着些

道心若不得一卷人

的意思故須精而一之

雖爲語之不失言可

明得自家本體便不只曉得而已

人的意思便是人心道心本是無聲無臭故曰惟微依着人心行去便有許多不安穩處故曰惟危

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愚的人與之語上尚且不進况不與之語可乎先生曰不是聖人終不與語聖人的心憂不得人人都做聖人只是人的資質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與他說性說命他也不省得也須謾謾琢磨起來

一友問讀書不記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曉得如何要記得要曉得已是落第二義了只要明得自家本

體若徒要記得便不曉得若徒要曉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體

問逝者如斯是說自家心性活潑潑地否先生曰然須要時時用致良知的功夫方纔活潑潑地方才與他川水一般若須臾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此是學問極至處聖人也只如此

無須臾間斷便是至誠無息

問志士仁人章先生曰只爲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來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婉轉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都丟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爲若

人合不違只爭先天

可之存宋 [illegible]

違了天理與禽獸無異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過做了百千年禽獸學者要於此等處看得明白比干龍逢只為他看得分明所以能成就他的人

只一厭字便成驕惰

劉君亮要在山中靜坐先生曰汝若以厭外物之心去求靜是反養成一個驕惰之氣了汝若不厭外物復於靜處涵養却好

先生曰孔子無不知而作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是聖學真血脈路

聖人之虛以其虛虛天下之實聖人之無以其無無天之有二氏則虛無而已

孔子無不知顏子未嘗不知致知正是此條脈路

先生曰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却於本體上加却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虛無的本色了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在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

[illegible]不止二氏二氏其間着有耳

毫釐千里須得分曉

曾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曾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

或問異端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先生曰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着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為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之動與不動只是集

斷非聖學
不破此關
全體掛帶
絕不可令
為生命頭

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撓了此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集義功夫自是養得充滿並無餒歉自是縱橫自在活潑潑地此便是浩然之氣

問夭壽不貳先生曰學問功夫於一切聲利嗜好俱能脫落殆盡尚有一種生死念頭毫髮掛帶便於全體有未能釋處人於生死念頭本從生身命根上帶來故不易去若於此處見得破透得過此心

好惡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孔聖人終日天下萬世亦只憑此

當哀不哀哭不中節此心抱歉便不樂聖人無死格正是造化妙手

全體方是流行無礙方是盡性知命之學

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又曰是非兩字是個大規矩巧處則存乎其人

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此樂還在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一番了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即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

問良知一而已文王作彖周公繫爻孔子贊易何以各自看理不同先生曰聖人何能拘得死格大要



出於良知同便各爲說何害且如一園竹只要同此枝節便是大同若拘定枝枝節節都要高下大小一樣便非造化妙手矣汝輩只要去培養良知同更不妨有異處汝輩若不肯用功連筍也不曾抽得何處去論枝節

鄉人有父子訟獄請訴于先生侍者欲阻之先生聽之言不終辭其父子相抱慟哭而去柴鳴治入問曰先生何言致伊感悔之速先生曰我言舜是世間大不孝的子瞽瞍是世間大慈的父鳴治愕然

這話原人令他各人自解

請問先生曰舜常常自以爲大不孝所以能孝瞽瞍常自以爲大慈所以不能慈瞽瞍只記得舜是我提孩長的今何不會豫悅我不知自心已爲後妻所移了尚謂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慈舜只思父提孩我時如何愛我今日不愛只是我不能盡孝日思所以不能盡孝處所以愈能孝及至瞽瞍底豫時又不過復得此心原慈的本體所以後世稱舜是個古今大孝的子瞽瞍亦做成個慈父

當得化的人亦責偕

學問也要點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當不

人點化

緊底

一元亦一日之所積也古今世界元無閒樣所以堯舜而天下[illegible]上人人[illegible]儆

然亦點化許多不得

今人於喫飯時雖無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寧只緣此心作慣了所以收攝不住

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見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平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

在聲色貨利上用功方能不遁不蔽

當下消除便是立命

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爲氣所亂便常做個羲皇以上人

問聲色貨利恐良知亦不能無先生曰固然但初學用功却須掃除蕩滌勿使留積則適然來遇始不爲累自然順而應之良知只在聲色貨利上用功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髮無蔽則聲色貨利之交無非天則流行矣

一友自嘆私意萌時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他即去先生曰你萌時這一知處便是你的命根當

下向去消磨便是立命功夫

一念留滯便乖明體

先生嘗與學者曰心體上着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着不得些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又曰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開不得了

頭腦見處本旨是

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為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却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

言語快意忍默氣傷憤怒嗜欲騰沸時有便深機棄良知昏昧而有故良知一提而魍魎自消

覺是能變化氣質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功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卽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

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

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
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
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
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聞譽而喜見
毀而戚則將皇皇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爲
君子

性一而已仁義禮智性之性也聰明睿智性之質也
喜怒哀樂性之情也私欲客氣性之蔽也質有淸

淵故情有過不及而識有淺深也

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即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為二矣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于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邪抑果在於親之身邪假而果在於親之身則親沒之

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歟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乎孺子之身歟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夫析心與理而爲二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之所深闢也務外遺內博而寡約吾子既已知之矣是果何謂而然哉謂之玩物喪志尚猶以爲不可歟

析心與理爲二之非

劉文端公云陽明之所謂知即朱子之所謂物朱子之所以格物者即陽明之所以致知者也可以息同異之辨

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爲一則比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以不言而喻矣

近來學者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

必有事焉
能有事於
集義也

之云忘是忘個甚麽助是助個甚麽其人黙然無
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却只說個必
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
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
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
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
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
間斷即不必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
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簡易灑脫今却不去用工

而乃懸空守着一個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
一鍋內不曾漬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
境煮出個甚麼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
先破裂矣
必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
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卽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
功故區區說致良知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
是格物着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着實致其良知
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着實致其良知則

自無忘之病無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致誠正則不必更說個忘助孟子說忘助亦就告子得病處立方告子強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專說助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爲外不知就自心上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又焉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弊乎孟子集義養氣之說固大有功於後學然亦是因病立方

只有此一件事攙和兼搭便失頭腦

拔本塞源之論以宇宙爲一家天地爲一

說得大段不若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尤極精一節易爲徹上徹下萬世無弊者也聖賢論學多是隨時就事雖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頭腦若合符節緣天地之間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論學處說功夫更不必攙和兼搭而說自然無不脗合貫通者才須攙和兼搭而說即是自己功夫未明徹也

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

朱與今人惻然悲戚然循循懇想見鍼中一篇大文字亦是世間一篇有數文字

于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于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于聖人也特其間于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

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

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為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于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為輕重勞逸為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為勞安于卑瑣而不以為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

俾俾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智之下者則安于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其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

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痾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

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内濟其私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聖學之門墻遂不復可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麗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前瞻後盼應接不遑日夜遨遊淹息其間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于銓軸處郡縣則思藩

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

開吾聖人之教而覩之以爲贅疣枘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鄭端簡曰王公才高學邃兼資文武近世名卿鮮能及之特以講學故衆口交訾蓋公功名昭揭不可蓋覆惟學術邪正未易銓測以是指斥則讒說易行媢心稱快爾今人咸謂公異端陸子靜之流嗟乎子靜豈異端乎以異端視子靜則游夏純於顔曾而思孟劣於雄況矣公所論敘古本大學傳習錄諸書具在學者虛心平氣反覆融玩久當見之寧庶人反時又能不顧九族身任其事不踰旬朔卒平大難宜德樂安之變有如公者景陵無羈物之勞矣

鄒氏德溥曰從祀四子其品則有辨矣河東粹質純行見亦彷彿及之新會深造自得語多引而不發令人有餘味焉餘干端慤篤中蹜蹜自防抑而矯在河東之後乎會稽則直接孟氏之統無論數子不可伯仲即有宋諸大儒未能或之先也凡吾所以篤信會稽者會稽之學取諸吾心之本然者而足一無假借以爲其約矣然乃隨事而裁之各當其則抑何用也邃探乎先天之秘以爲其微矣然乃即大人倫庶物抑何顯也懸解獨契有握于聖之心印以爲高矣然乃要諸衆人之所與知與能抑何平也順帝之則不以一毫人爲與之以爲其超矣然乃反身自治孳孳乎遷善改過抑何實也是故卒然聆其說而可解愈玩而愈旨愈無窮後生小子由之而可入術學鉅儒有所不能罪其蘊孔氏所稱下學上達之旨其在茲乎其在茲乎世人不能拋其勳業則衆而歸諸其才不知此自其學明所致非徒才之以也自由儒不適于用而論治者始倚辦乎才矣古者從術以道治天下乃謝

徒以才識道之既明何適而不可譬之我身上稍引世宗之言曰王某有用道學夫均是學也彼胡爲而獨有用夫惟知其學之所以有用則知其學之大矣

讀前聖前賢之書總借以觸發我之性靈不能觸發性靈不能强爲之喜也能觸發性靈不能强爲不喜也少壯時與吾友鹿伯順讀諸儒語錄有折衷處取陽明語証之無不豁然立解因妄意以陽明之統歸之陽明非優于宋之諸大儒而詞章泊沒之後有掃蕩廓清之功則宋諸大儒之忠臣也孝子也即有一二段效忠於前儒者正其苦心共階大道前儒自當引爲直諒多聞之友若因之而開隙生釁則諱疾忌醫豈不爲子路所笑哉

理學宗傳卷之九終